

後漢書

第二十九本 列傳
 第二十三卷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弘 周章
 第二十四卷
 梁統

大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二號	三函	一〇二冊
漢書門	一〇二號	三函	一〇二冊
漢書門	一〇二號	三函	一〇二冊
漢書門	一〇二號	三函	一〇二冊
漢書門	一〇二號	三函	一〇二冊
漢書門	一〇二號	三函	一〇二冊
漢書門	一〇二號	三函	一〇二冊
漢書門	一〇二號	三函	一〇二冊
漢書門	一〇二號	三函	一〇二冊

內閣文庫			
函	一〇二號	三冊	一〇二冊
函	一〇二號	三冊	一〇二冊
函	一〇二號	三冊	一〇二冊
函	一〇二號	三冊	一〇二冊
函	一〇二號	三冊	一〇二冊
函	一〇二號	三冊	一〇二冊
函	一〇二號	三冊	一〇二冊
函	一〇二號	三冊	一〇二冊
函	一〇二號	三冊	一〇二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2	
冊數	60	(29冊)	
函號	280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三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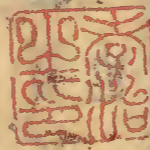
馬主薄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

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

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

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收

士心辟召列中各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



事岑後為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

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

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

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不從其令浮

性矜急自多矜誇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

之峻嚴切也寵亦很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

浮密奏寵遣更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

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

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曰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當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

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伯通

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有佐命之功武光

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臨

入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

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

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

光武賜龍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

也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匹夫勝母尚能致命一餐

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

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

殺趙盾輒為公甲士倒載以禦公徒而免盾

勝母未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

龍為漁陽太守建忠

侯大將軍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

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

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

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鳥鳴

之逆謀

梟鳴即鳴梟也其子適大還

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

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

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

俠遊取况字也况為

有豕生字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

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

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

梟鳴即鳴梟也其子適大還

上谷太守初與龍結謀共歸光武也

抱也

也

勢各盛廓王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
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
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
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
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
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內聽驕婦之失
計外信讒邪之說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
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
信計議吏昔怨浮
觀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群后惡法求為功臣
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

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
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
益也
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
二郡畔戾北列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
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
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
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
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
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

強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

左傳曰楚莊王使申

舟無畏聘中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其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

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以弃捐它事

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縱圍城而不

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感之昔高祖聖武天

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

匈奴陳豨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逆

豫不顧比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

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

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焦

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

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

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

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來耳須待也浮

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

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
兵長兵之長師也
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
以身免城降於龍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
列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
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
後豐寵竝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
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
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曰
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處

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

尊長不足則于軌三光垂示王者下犯也三

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

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鴻範別災異之

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皆宣明

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驗陛下哀愍海內新

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寬使得蘇息而今牧人

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繁

然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

也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

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

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

姓號人人自愛而動犯法皆裁以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會氏

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

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

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百也而開

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

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

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

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

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

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

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

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

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

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世而後仁是論

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

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在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

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罰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也吏安則

人白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一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一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少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是五年即得再閏

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淳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

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

橫學也或作比日車

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勳進之功

也

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

尋博士之官為天下

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

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

明經唯賢是登

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

博士

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

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

微聞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

世六不屬不與執惠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學者

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
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未之
密適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
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
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
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
曰夫禮失求之
於野古文不
猶愈於野乎臣淳幸得與講圖讖與音
預故敢
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
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帝以浮陵轍同列每銜之陵轍猶
欺蔑也惜其功能

不忍加罪求平中有人單辭告淳事者單辭
謂無

正一說也書曰
明流于單辭顯宗大怒賜淳死長水校尉樊

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北人獲所獲得也尚優

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
四凶者鯀共工

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
為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

使天下咸知然後殛殛誅也音
紀力反浮事雖昭

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

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
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
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
田文曰可起
院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
日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
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
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
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實從子孰與起田文
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
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
姓不信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
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
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
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故曾子
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謂軌容貌正顏色
出辭氣事見論語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
有司所主非君之事

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

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

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

不亦篤乎

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
賜死而無戮辱是黜刺之罪不

及大夫以其難上而不遠也是時人告周

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

朱

浮譏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

論語孔子曰無
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事不成焉得長者之

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三月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

食菜馮城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

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馮魴父各揚也○劉放秦日食菜馮城案菜當為采音乃為菜耳

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

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以待所歸待以真主也

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

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

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

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豈無素故士窮相

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

曰蒙恩得至死無以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

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

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

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

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

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

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拜虞令虞縣屬

虞國舜後所封之邑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

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躡潁川盜賊群起郊

賊延衰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

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

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

行鬪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

討擊勿拘州郡哀等聞帝至皆自鬪別

反聲類曰亦鬪字音他計反謂剝去髮也負鈇鑕說文曰鈇判一刃也鑕榘也音質

將其眾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

中平定詔乃悉以衰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

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

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今

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為衰等

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

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

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

空賜萬關內侯二年帝崩使訪持節起原陵
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
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士六
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
金吾勛性矜嚴公正任位數進忠言多見納
用十四年詔復爵士明年東巡郡國留勛宿
衛南宮東觀記曰勛車駕發後將縱野宿
衛南宮武門複道上傾南宮吏上保官給
其冬為五更詔勛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

卒時年八十六子桂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
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
桂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
定分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
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
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劔佩刀以班犀
飾劍也紫艾
綬艾即藍綠色
也其色似艾玉珎谷半環日珎也拜子世
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
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他縣租稅足

石令如舊限

足音即

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

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

帝章

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

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

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聞顯江

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

世為郎子代

嗣按世本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

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之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

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字也代卒弟承嗣為步

兵校尉石弟珙

珙音光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

放日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日語誤

亦以石寵官

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

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

東北東昏屬山陽郡俗本為緝者誤也

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

疋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

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

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

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

椒房之寵

賓客放從

劉放日案當作綴古文雖通而注不音明其

威傾郡縣

十五

漢作終也并下修一縱同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

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

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

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

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

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建

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

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

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劉放曰案郡

為吏此宜為史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

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名宗性奢

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

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

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

粟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

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

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年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

小黄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黄北後

為作陵廟於小黄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

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其

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

浴處仍有遺髮故諺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

寢殿司馬門鍾簾衛守小黄有祭器時延為

建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尚存焉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

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株根也蘖

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

曾遺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

也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

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

留督郵虞延故貴御史罪貴放延從送車駕

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

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焉謝承書曰况

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

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

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

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音彰也信陽侯陰就

就光烈皇后弟也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

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

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

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

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名無入君之左右亦國

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重法成大呼稱枉陸

戰即以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九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

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

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

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

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

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

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

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今自稱

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

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無南陽功曹詣闕

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

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行在職不報父喪帝聞之乃歎

曰知人則捨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行慙而退

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

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

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

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

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

通為百后即功曹從事理中以弘交通楚王

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

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餓餓餓也謝承

後家貧空子孫同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為

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

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

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

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

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孔靈符會稽記

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平

薪得遺簪頃有人見弘還之問何所欲弘

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風至今猶然

呼為鄭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護謝承書

公風也祖父本齊國臨邛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

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年移居山

陰因遂家焉長年古雲中都尉西城都護中

子亮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侯也

弘少為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

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

後知人貧富為賦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

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見而

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

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也贛

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欲掠考

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

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鎖詣闕上章為贛訟罪

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

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騎令承書曰弘勤行

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備求

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騎獨致雨

行如言也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

以消息錄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

白鹿九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

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四遷建初為尚

書令劉攽曰按漢郡無淮陰在當是淮陽

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

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

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劉攽

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帝從其議弘前後

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出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

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

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汎海

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

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

也時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

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

所藏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

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

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
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
其間以雲母飾由此以爲故事在位四年奏
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
洛陽令揚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
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奉
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
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
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

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
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或初仕郡爲功

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

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

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

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太

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

杜詩傳

舉止進退其可輕乎

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
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
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中
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
為太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
眾蔡倫等皆秉勢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
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
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以勝為
平原王及殤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

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

清河孝王子祐是為安帝劉攽按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

誤也見說文亦作祐章以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

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

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

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

有善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

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

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德之萬夫之望詩云

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地有既安之勢書

顯顯易易王無絕天之望書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

結怨於人也已悖乎悖逆也如今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

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

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

曰公孫刃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

大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君不賢故可放歟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右勳用降帑帑也延

感歸囚鄭實怨偶代相為仇左傳曰怨偶周章

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王師道校正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范曄 後漢書三十四

梁統傳

子松 竦 曾孫商 玄孫興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

其先也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文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

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貲千萬徙茂陵

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

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

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為王也劉放曰生吾自為案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

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

減死一等

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

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

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

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

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

堯為五帝之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

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臠刑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論語

之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又曰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

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文

帝寬惠柔克遺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

不亦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

章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武帝值

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

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

律九首匿者每為謀首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

殊死上請知絳謂見知故絳武帝時立見以知故絳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破朋黨以懲隱匿宜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

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

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

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數年

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之閒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

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伏惟

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

功踰文武德謀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

之軌回神明考察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

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主急務

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

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

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比方今事驗

之往古中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
狀統對曰聞聖帝明主創立刑罰故雖堯舜
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尚書各錄道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
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也義亦通衷音貞仲反下同也孔子曰刑罰
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也厝置也衷之為言不輕
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

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
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
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
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年也而盜
賊浸多歲以萬數閒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
從音予用反橫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
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
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央所

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曹況越
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
取軍兵劫畧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
追捕僅能破散也劉放曰注前代未嘗所
有案文當云前代所未嘗有

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
而狂狡之勢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
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
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
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
字公仲金哀帝時
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上
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
遂寔不報上音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

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

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
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
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
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
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
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
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
來也即今匿名書也
子扈後以恭懷皇后

從兄求元中擢為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
恭謙讓亦敦詩書求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

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

能教授後坐兄訟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

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群柯且

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

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

沉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行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

誅於兩觀設伊周之協德宣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

奉命兮六自軋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

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此在篇君名既

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淮德兮繫顯芬香句

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日忽推兮六卿卒強

趙隕鳴犢方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

喪武安賜命兮招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

顛荒范父兮身兮楚項不自何爾生不先後

兮推洪勳以遐邁服蒞裳如朱紱兮騁鸞路

於奔瀨歷蒼梧兮崇立兮宗虞氏之後又臨

衆潰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瑒祖聖道而垂

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

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遠指兮何楊生之欺真

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顯宗後詔

臨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為欺顯宗後詔

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

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

子云仲丘成春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

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

梁親踈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

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用服猶用也竦生長京

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

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

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門居可

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

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

以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

得志終為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

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

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

主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

事寧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末元九年竇太

後漢傳刊
后崩松子扈從兄禮禮古禰奏記三府以

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

不蒙尊號未得申議議未申理而太尉張酺引

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禮奏記之狀帝

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

母以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

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

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

姊南陽樊調妻慝慝音於上書自訟曰妾同

產女分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

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

譖訐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

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

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

群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

各獲其宜妾得蘓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

陳前夫臣以君為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

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其弟昭為

軹侯太右母前死櫟陽延追尊太后父為

靈文侯會統百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宣帝

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

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姊宜帝祀母也宣帝初

傷妾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過也

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

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嫜

辭證明寃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嫜止

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

之閒累資十萬慙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

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

兄之曾孫也宏光武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

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

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詩云父

令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

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

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

後漢傳上四

欲報父母之德是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

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以

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哀親愍侯

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婕妤父為順成侯

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廼始為恩成侯各置園廟也魂而有靈嘉斯寵

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慤及扈

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詣京師改殯賜

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法王侯葬腰已下玉

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建瑩於

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

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分

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

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

世諸梁內外以親踈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

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

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

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

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
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
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
子翼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
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
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
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以戚
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賈
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

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

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
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
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嚴恪矜嚴
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
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
朝廷由是敬憚委在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

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威于

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

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翼不疑與為交友

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

侍張遠遜政內者令石光

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

見漢官儀也

尚方令傅福允從僕射杜末連謀共

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

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

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

遠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

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

收遠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

多侵柱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

首惡

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真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真首

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故賞不僭溢刑不

濫五帝三主所以同致康乂也

左傳曰善為國者賞

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

考中常侍張遠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

無辜者衆死囚又繫織微成大

言久繫則細微之事引辜

而成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

禮記月令孟春

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非人也

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即逮捕之也

帝乃納之罪止。聖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箕
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
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餼啗，玉匣珠貝之屬，何
益朽骨？」答曰：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
玉，答以貝，士飯以珠，答以貝也。百僚
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
時。權時謂不依禮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
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
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
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

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

及薨，帝親

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

壽之器。

劉歆曰：案文衍一之字。

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

十八種。

壽器，指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音善也。以栢木黃心為櫛，曰黃腸也。

錢二百萬，本三十二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

及葬贈輕車介士。

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

賜謚忠侯，中

宮親送，帝幸宣陽亭。

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

瞻望

車騎。

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日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

窮也。子箕嗣。

翼字伯阜為人鳶肩豺目也豺目目目堅也

洞精矐眇洞通也矐音宅湯反說文曰精首視口吟舌言謂語吃

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

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其局以石為之

有四五采塞曰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

謂之五六博楚詞曰瑰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

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

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

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塞蹴鞠劉向

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蹴鞠別錄

日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意錢

之時蹴鞠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說億又好臂鷹走

狗騁馬鬪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

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初元年拜河

南尹翼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

令呂放頗與商言及翼之短商以讓翼翼即

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

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使

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

順帝乃拜異為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河南
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維襍太后臨朝詔異與
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異雖辭不
肯當而後暴滋甚冲帝又崩異立質帝帝少
而聰慧知異驕橫嘗朝群臣目異曰此跋扈
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異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
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
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
年益封異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

才官屬倍於三公

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

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也

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

西平侯異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

增封異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

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異乃上言大將軍有

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

遂封異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

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

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

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曉粧墮馬髻

折腰步齒齒笑

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齒齒笑者若齒痛不折折於自異家所為京師翕然皆放倣之

以為媚惑異亦改易輿服之制

作平上軒車

鄭玄注周禮云軒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

埋幘狹冠

埋下也音類爾反一音皮彼反

蓋折其巾

擁身扇

大扇也

狐尾單衣

後裙曳也若狐尾也

壽性鉗忌

鉗錮也言性忌害如錮也錮音女輒反

能割御異

異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

友姓他東觀記作友支

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

留而出嫁之異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夢

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異出多從蒼頭

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

事異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

異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

之使子胤誅滅友氏異慮壽害伯玉常置複

壁中異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

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

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

異用壽言多死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

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

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遺私客籍屬

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

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

富而性吝異因以馬乘遺之執虞三輔次錄注日上孫奮字

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從貸錢五千

此貨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萬奮以三千萬與之異大怒乃告郡縣認奮

毋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

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財億七

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

於異上第第八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

請罪者道路相望異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

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日按古

無妓字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歐擊

吏卒所在怨毒異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

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

室奧深連房洞戶洞通也言柱壁雕鏤加以

室也

相當也

也

也

銅漆窓牖皆有綺踈青瑣

牖小窓也綺踈謂鏤為綺文青瑣謂

刻為瑣文而

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

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

架虛為橋若飛也

金玉珠

璣異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

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三嶠

嶠山在

今各州水寧縣西北

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

走其間異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

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

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

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

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

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苑苑

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

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蒐刻其毛

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

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

人異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異聞而捕其

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異又起別

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
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翼有接
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
是有司奏翼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讀不名
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
封為四縣比鄧禹翼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賞
賜金錢奴婢絲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
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
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翼猶以

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
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
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翼門
歲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
令之官辭翼翼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
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
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
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攝一長者而
多託非人誠非敢所聞翼嘿然不悅樹到縣遂

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
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
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
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
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
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
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
仲舒對策之詞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
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

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矣今大將軍位極

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廣

德爲術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一駟馬懸傳曰

其安車傳子孫欲令與懸致在之禮也傳曰

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

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

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謹背舜禹相戒無若丹

朱尚書禹謂帝舜曰周公戒成王無如
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紂願除誹

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但去御異聞而密遣
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爲
入市棺殯送異廉問知其詐也廉察陰求得笞
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
善於著異召補令史以厚之時太原郝絜胡
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交善先是絜等連
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諱異異追怒
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
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

知不得免因興觀奏書異門書入仰藥而死
家乃得全及異誅有詔以禮祀著等異諸忍
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異陞疾之
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
其子儻爲河南尹儻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
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
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
自守異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
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

初除過謁不疑異諷列郡以它事陷之皆髡
答徙朔方融自刺不死明遂死於路永興二
年封不疑子馬為穎陰侯胤子挑為城父侯
異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
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二及其
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
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
已而不得有所親緣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
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

變咎在大將軍異聞之誡洛陽收考授死於

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

香蓋掖庭署人之名也

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異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異

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

猛姊壻邴尊為議郎異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

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

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

比相鄰也異使刺客立於屋欲入宣家赦覺之

鳴鼓會眾以告宣且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
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
成謀誅異語在宦者傳異心疑超等乃使中
黃門張暉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又暉
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
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
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
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驥也虎賁羽林都候
劍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徽循宮中及天下有

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異第

使光祿勲袁盱音吁持節收異大將軍印綬徙
封比景都鄉侯異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
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
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
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
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
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
空唯尹勲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

卒從中發卒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
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叔翼
財貨縣官亦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
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
異功者封尚書令尹勲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
允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元ハ一檢之名也愿慈也夫
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極也中於
道則易以興政乘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

天之勢屬雕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術
惟惓之音載謠人口雖興粟盈門何救阻饑
之危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末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
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況乃傾側孽臣商遣翼不疑與曹節等為
也交反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褒
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柔翼遂貪亂善柔失刑
道也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寧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

梁統，字叔康，南齊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弟也。幼而岐嶷，長而岐嶷，博學有文才。天監中，為太子舍人，兼中書舍人。遷中書郎，領太子舍人。統嘗與昭明太子共論政事，太子曰：「此皆卿所為。」統曰：「臣聞太子之於天下，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則地崩，天無地則天陷。臣聞太子之於天下，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則地崩，天無地則天陷。臣聞太子之於天下，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則地崩，天無地則天陷。」



